



類函 六一



百二六 政術

百二七 政術

加<sup>3</sup>  
427  
61





  
 此係明治八年八月廿一日  
 由新嘉坡諸君以贈  
 所購以贈  


淵鑑類函卷一百二十六

改術部五

禁令  
要會

典法  
德化

簿書

禁令一

增尚書曰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女左不攻於左女  
 不恭命右不攻於右女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女不恭  
 命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予則孥戮女 又曰王  
 曰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女爾不從誓言  
 予則孥戮女罔有攸赦 戰國策曰顏蠋曰昔者秦攻  
 齊今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采者死不赦 史  
 記曰秦始皇三十四年丞相李斯曰異時諸侯並爭厚

招遊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如此勿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制曰可 韓子曰董闕於為趙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深澗峭如廡深百仞問其左右人曰嘗有人入此者乎對曰無有闕於喟然太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法猶入澗之必死則民莫敢犯何為不治 論衡曰淮陽鑄偽錢吏不能禁汲黯為太守不壞一爐不刑一人高枕安臥而淮陽政清 彙苑詳注曰孝武時李曾為趙郡太守令行禁止并州丁零數為山東害知曾能得百姓死力不敢入境 問奇類林曰明皇嘗賜酺三日上

御五鳳樓觀者喧溢樂不得奏金吾白梃如雨不能遏上患之高力士奏河南丞嚴安之為理嚴為人所畏請使止之安之至以手板繞場畫地曰犯者死於是三日指其畫以相戒無敢犯者 冊府元龜曰權懷恩以威名御下人吏重足而立出為宋州時汴州刺史楊德幹亦以嚴肅與懷恩齊名懷恩路由汴州見新橋中塗立木以禁車過者謂德幹曰一言處分豈不得何用此為 韓愈柳子厚墓銘曰元和中出為刺史得柳州既至歎曰是豈不足為政邪因其土俗為設教禁州人順賴又貝州司法參軍李君墓銘曰其在貝州其刺史不

悅於民將去官民相率謹誦手瓦石胥其出擊之刺史  
匿不敢出州縣吏不敢禁司法君奮曰是何用爾屬小  
吏百餘人持兵仗以出立木而署之曰刺史出民有敢  
觀者殺之木下民聞皆驚相告散去 宋史曰道學盛  
於宋宋弗究於用甚至有厲禁焉後之時君世主欲復  
天德王道之治必來此取法矣

禁令二

**原慎出防踰** 慎乃出令出惟行不惟反 大為  
后施 民悅 發易后以施命告四方 禮 滋彰 實過  
法令滋彰盜賊多 不再 無遷 莊子無遷令 禁非  
有 吾令實過

發命

易理財正辭禁民為非

斷牛祭

毀房祀

倫字伯魚為會稽太守俗多淫祀人常以牛祭神有食  
牛不薦者病先為牛鳴然後死倫斷禁 樂巴字叔元  
為豫章守郡多山川鬼怪人破贊祈禱巴素有道 雷  
術能役鬼神悉毀房祀雷治姦巫遂絕百姓安之 雷  
在山 風偃草 詩殷其雷在南山之陽注云殷雷聲也  
諭君在外名南大夫以王命施號令也 論 命以防  
微 禁以齊眾 禮記鄭注去命也 謹案用教令以禁  
赦過 鄭注云赦以 結信止訟 懲肆去貪 周禮司市  
為人將易犯也 結信止訟 懲肆去貪 周禮司市  
結信而止訟鄭注云質劑謂兩書一札而別之也 質劑  
傳云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為盜 鄰  
庶其莠年夷鄰黑狀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 外內  
其名賤而必書此 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 外內  
時禁 先後刑罰 周禮宮正云辨外內而時禁鄭注云  
政術部 尚書益頁為卷二十一



曰北齊蘇瓊守清河每蠶月豫  
下縣緇度樣于部內禁違式  
本冊禁元龜曰蘇則為金城太守流民歸者數千家明  
僑人逐令歸本許捕魚鼈禁網鳥雀  
此禁弘為刺史令曰禮名山大川不封與共其利速改  
時俗多網生鳥雀相賣買班令他郡刻誓鄉亭  
元龜曰秦彭守山陽詔以所立條式班令州郡  
又曰王景為廬江太守刻誓於鄉亭令民知常禁  
教父老伍長訓敕令尉掾史漢書黃霸守潁川為條  
間諭以為善防姦之意後漢書王尊為安定太守敕  
屬縣令長不尉毋以身試法又訓掾史功曹各自砥礪  
趣太守為治其不中用  
禁令三

**原**不掩弱不暴寡

淮南子曰黃帝治天下使強不得掩弱衆不得暴寡人民相保而不失也

春無奪農夏無奪功

知者亡春無奪農夏無奪功秋

無奪斂冬無奪藏

此仁人之上機也

先甲

易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禁毆而去盜

刑罰憲拘扑也案拘察以示其地之衆也

禁偽而除詐

詐又云以賈民禁偽而

謹原蠶

周禮馬質注云原

禁物靡

禮周

奇服怪民不

入宮

塞阱杜獲

周禮雍氏職曰

政術部

自監頁





不粥于市鄭注云物未成不利人也表裘不入公門鄭注云表裘外也獾祭魚

振絺綌不入公門鄭注云振潰為絺綌也

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王制云鷹犬之屬

羅罝草木零落昆蟲未蟄不以火田

陰而不殺胎不斃天王制不屬不卵不殺胎不斃天

曰天胎懷也謹關塞徑注梁橋也踐徑鳥獸道也

不與世子同名禮記鄭注云避僭也倒筭側龜於君

前有誅振書端書於君前有誅禮記注云臣不豫事不敬也

無君者不二采禮記鄭注云服也士不衣狐白禮記注云狐白也

之意也知防禮知禁示民讀邦法禮懸教象之

民而讀邦法布德和令讀時令令月遠令驛馬憲令君之

不得以地與春秋鄭伯以璧假許田穀梁傳曰假不謂

天子在上諸侯不不得以屬通春秋鄭伯使其弟禦

之尊弟不得以屬通春秋鄭伯使其弟禦

向使遺子其來我舉其貴者議事以制春秋傳曰鄭

以制不為齊侯曰在禮家施不及民不遷農不移春秋

晏子對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也五大不在邊五細

不在庭左傳云楚王問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

內君其少不墮山不崇藪國語曰周靈王二十二年

欲雖之太子晉諫曰不可晉聞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

崇藪不墮山不崇藪國語曰周靈王二十二年

政術不墮山不崇藪國語曰周靈王二十二年

禁令

禁令

禁令

禁令

禁令

相犂彌言于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孔丘以公退曰十兵之兩君合好而夷不亂華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禮君必不為然始禍者死又云趙稷沙實以邯鄲荀寅將作亂董安于聞之語趙孟曰先相與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越職即死韓非子曰韓昭侯醉而寢典昭侯覺罪典衣以為失其事罪典見君以之為越職也以為侵官之害甚于寒故明主之畜臣不得越職而有功無障谷水利也水注川曰無障斷川谷專無貯粟何注曰有所有者命穀梁傳云君之所以為君而失其命為用是不君也禁河伯娶婦西門豹為君而失其命為用是不君也禁河伯娶婦西門豹

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也禁弓弩公孫弘奏民不得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也禁弓弩公孫弘奏民不得備而抵法是奪民救也弘謂伏之條教初若煩碎黃霸為潁川太守為條教務節用殖財米禁署吏以鹽靡密初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富者別白之教毋以富者謂賈人百萬不足與計事禁漁採珠禁採火禁食王吉斬不舉子斬其父并以上棘合埋之云禁山公娶姬宋均字叔為公嫁歲改易既而不敢嫁娶均到令曰為神娶者娶承家女鄭惲罪不舉子鄭惲字文公為下蔡長民生事遂絕鄭惲罪不舉子鄭惲字文公為下蔡長民生姓初惲以鄭惲為字國禁官禁赦後出令府元龜曰陽球號今嚴明會大赦遷平原相出令曰前莅高唐志禁高郵今一蠲往愆期諸後效若受教之後仍政備部

不改姦狀者不謂予不信明如皎日晉書王沉為婺州刺史宣令所屬士庶能陳長吏之可否說百姓之所苦者給穀五百斛若直指刺史政寬猛令剛柔得中者給穀千斛謂予不信明不得階緣免役臨賀二郡並求修復學校可許之若非束修之流禮教所不丁寧款密又云劉弘及而欲階緣免役者不得為生所下條教甚有義款密是以人皆感悅令下爭赴之錢時漢川饑儉秀之限令用錢百姓受其利杜民戶勒客船隋書令狐熙為汴州刺史民有向街開戶者杜稱為良政

禁令四

**唐蘇頲禁斷錦繡珠玉制**曰朕聞名公曰弗作無益害有益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叔代遷訛僻王驕縱惟崇玉杯象箸不勝捐金抵璧朕在幼冲每期質樸手未曾持珠玉目未曾觀錦繡自寅奉休圖勉康政道嘗想漢文衣綈之德晉武焚裘之事竟未能令行禁止敦本棄末朕甚懼之今王侯勳戚下洎廝養雕文刻鏤衣紉履絲習俗相誇殊塗競爽有妨於政無補於時豈朕言之不明教之未篤也且一夫一女不耕不織則天下有受其饑寒者今四方晏如而百姓不足豈不以尚於珠玉珍於錦繡墾田疇而奪其務出布帛而害其功

與其珠玉錦繡等自今以後切令禁斷

**唐**勅唐蘇頲禁斷女樂勅曰自有隋頽靡庶政雕弊徵聲徧於鄭衛銜色矜於燕趙廣場角抵長袖從風聚而觀之浸以為俗朕方大變澆譌用清淄蠹眷茲女樂事切驕淫傷風敗政莫斯為甚自今以後不得更然又禁斷大酺廣費勅曰禮存寧儉書戒無益約費嗇財為國之本至如賜酺合宴正欲與人同歡廣為聚斂固非取樂之意況目徇於奢是不誠也心勞於偽是不經也自今已後兩京及天下大酺所作山車旱船結彩樓閣寶車等無用之物並宜禁斷又禁斷妖訛等勅曰釋

氏汲引本歸正法仁王護持先去邪道失其宗旨乃般若之罪人成其詭怪豈涅槃之信士彼有白衣長髮假託彌勒下生廣集徒侶妄說災祥或別作小經詐云佛說或輒畜弟子號為和尚眩惑閭閻蠹政為甚刺史縣令職在親人自今以後宜嚴加捉搦

**唐**碑元宋子貞中書令耶律公神道碑曰楚材字晉卿天下新定未有號令所在長吏皆得自專生殺少有忤意則刀鋸隨之至有全室被戮襁褓不遺而彼州此郡動輒兵興相攻公首以為言皆禁絕之

**增**判唐姚齊梧對懸政象法判曰獻歲布德羣物俱新

懸法施令衆官畢舉是遵往躅無昧彝憲惟甲位當司馬職在平人載舉舊章不忘所守因天地之始和擇官司之令典懸之象魏表一人之有法狗以木鐸俾萬方之知禁將使國風所逮不冒海隅王化所流率先京邑奚金吾之妄糾在古典而斯昧

**增**策唐白居易對號令策曰王者發號施令出於一人加于百辟被于萬姓漸于四夷如風行如雨施有往而無返也故聖王慎之然則令既出而俗猶未齊者由令不一也不一者非獨朝出夕改晨行暮止也蓋謹于始慢于終張于近弛于遠急于賤寬于貴行于疎廢于親

則不一也 又對典章禁令策曰臣聞典章不能自舉待教令而舉教令不能自行待誠信而行昔宓賤行化德及泉魚非嚴行所致也推其誠而已魯恭爲理仁及春翟非猛政所驅也委其信而已又聞周公之理也周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陛下苟能勤教令以撫之推誠信以奉之則三年化成五年理定臣竊未以爲遲矣

**增**序元虞集禁令篇序曰戒之使避曰禁示之使從曰令一禁一令各專一事故上自朝廷下逮倡優走賤莫不備列使人知所避嚮而遠於罪

政術部

增補類編卷一百一十六

禁令典法

典法一

**原**周舊

魯初傳採周之舊

馭害

起女法制以馭

有起

無更

能用莊子典法無更

藏盟府

施邦

國

典在盟府可覆視也周禮太宰乃施

儀文王

擇楚國

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

率由舊章 謹

爾侯度

**增**舉舊章

求令典

孔帖云張曲江龍池聖

序聖止

所食宵與求古今令典可以濟斯民者

明練

明練

典故

增損儀矩

孔帖曰李吉甫為太常博士年尚少

明練

不倫謂

餘慶淹該前載乃詔為詳定餘

慶引韓愈等為副增損儀矩號稱詳綜

典法二

**原**慎五典

書慎徽

屏棄典刑

非訖於威惟訖於

富

尚有典刑

雖無老成人

大夫相序

大夫以法相

考

制事典

趙宣子言

三辟之興

叔向與子產書云

也注

三代之

司典之後

天下公共

張釋之曰法

法不

起盛時

遂定

孔帖云岸述先是詔修六典徐堅

修六典徐堅

理具

**增**規制

創意歲餘數日吾更修七書而六

編於令宗

典歷

年未有所適及蕭嵩引述

遂定

編於令

宗

元駁

復讐議云編

之於令

永為國典

宗

簿書一

**增**周禮曰司書掌九式九正九事以周知入出百物敘

其財受

九事謂九式九事以周知入出百物敘

又曰大司馬大

政術部

刑監類考卷一百二十六

典法簿書

十三

役與慮事屬其植受其要要謂簿書 文獻通考曰漢和帝永元十四年初復郡國上計補郎官漢制郡國歲盡遣上計掾史條上郡內衆事謂之計簿 孔帖曰蘇瓌十道使括天下亡戶初不立籍瓌請罷十道使專責州縣豫立簿注天下同日闕正盡一月止 又曰張嘉貞遷兵部員外郎時功狀盈几郎吏不能決嘉貞爲詳處不閱旬廷無稽牒 資治通鑑曰元和二年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上之總計天下方鎮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五縣千四百五十三其鳳翔鄜坊邠寧振武涇原銀夏靈鹽河東易定魏博鎮冀范陽滄景淮西淄青等十五

道七十一州不申戶口外每歲賦稅倚辦止於浙江東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萬戶比天寶稅戶四分減三天下兵仰給縣官者八十三萬餘人比天寶三分增一大率二戶資一兵其水旱所傷非時調發不在此數 會要曰貞元十二年賀蘭正元進用人權衡十卷舉選衡鏡三卷 玉海曰開寶六年七月命參政盧多遜知制誥扈蒙張澹參詳長定循資格取悠久可用之文爲長定格三卷總二百八十七事書成上之頒爲永式自是銓選益有倫矣 又曰至道元年詔重造二稅版籍頒其式於天下

又曰景德四年權三司使丁謂言戶部狀景德三年戶口數比咸平六年計增五十五萬三千四百一十戶二百萬二千二百一十四口賦入之數計增三百四十六萬五千二百九切以版圖之設生齒必登所以一其租庸辨其眾寡前朝丁黃之數悉載縑緗國家幅幘萬里阜成兆民唯國用之缺書由有司之曠職臣今以籍具上史館望歲較其數以聞從之 又曰上召三司孔目官李溥等二十七人問以計司錢穀之務溥等盡言其利病願得條對許之送中書令宰相假以顏色令剖析寇準曰先有司之義也溥等條上三司利害七十一事

中書參校其四十四事可行遂著於籍 錦繡萬花谷曰丁謂撰景德會計錄後蘇轍亦仿其法為皇祐會計錄紹興五年邇臣亦有是議名曰紹興會計錄 文獻通考曰高宗建炎三年右僕射朱勝非等上吏部七司敕令格式一百八十八卷

簿書二

月要 歲會 周禮小宰月終則以官府之敘受羣吏之要注云每月之小計也 又云贊冢宰受歲會終令羣吏敘事注 具文 贊治 漢宣詔曰使齋歲盈文書來令上計也 文而巳 史掌官書以贊治贊治今起草文書也失則辟名辟名者以官刑注 辟多詐作書與實不相應也 司書 案牘 主財用 掌官契 善辭案 周禮五曰府掌官契

政術部

百官類考卷一百一十六

簿書

古



以治藏注人主財用簿書也後漢周紆計簿書

為齊相任刑法善為辭案為州內所則也錢穀計簿書以

送解式廉正見稱焉公式今諸州使人送解至京二十

百條已上一日付了四條已上三日了

呂範關白至密也言文案至密也吳志初孫策致

權守陽羨長有私用策或料覆功曹周谷為傳著文簿

使無所詰問權臨時悅之及紡事以範簿領符牒

忠誠厚見信任以谷能欺更薄不用也簿領符牒

吏部法澤士類寡術不能厭兵數役法宋史曰歐

眾訟牒滿前時譏其煩碎及三路屯戍多少地理遠近

府與曾公亮考天下兵數及二年吏書許及之言法令便

更為圖籍于役法請以新舊法刪潤成一書赴尚書

省審訂然後繕寫進呈六年上之凡一百八十九卷

九品七司玉海曰天監中徐勉為尚書定百官九品

尚書蔡洗以考官奏薦磨勘差注等條法分門編類冠

以吏部勅令格式申為名十一月參知政事龔茂良進吏

部三司勅令格式申為名十一月參知政事龔茂良進吏

明至自是群焉文書而寐太祖見而東之徐解衣裘覆之

解去自是群焉文書而寐太祖見而東之徐解衣裘覆之

支判官勤總吏職諸僚或出自昏為樂職到慎詩曰

遊譚獨顏然據案鈞視簿最積於前人所不堪播反用

委文墨紛消敬沉迷簿領紛積於前人所不堪播反用

播天性勤吏職每視簿領紛積於前人所不堪播反用

樂為絕竄簿摘偽牒始用墨以朱注上下為殿最歲

久易漫吏輒竄為姦始用墨以朱注上下為殿最歲

原為吏部精力于官偽牒詭功相張浚無所遺祿秩書

曰朕有一人材簿每臨朝臣下有薦揚人材者退大臣

政則記姓名於簿遇有選用搜而尋之無不適當

遵慶強敏 苗晉卿練達 孔帖曰裴遵慶性強敏視簿牒詳而不可世稱吏事第一  
始由踐祚萃三百餘事之詔

簿書三

原不視文書 後漢向栩字甫與為蒲相不視文書舍中生蒿萊 對簿 謂獄訟簿也

不改 謂上計文也 舉書 多張文簿 計簿也 校簿 諸葛亮常自校簿楊顯直入諫曰為理

有體 上下不可相侵云云亮謝之 牒訴 控愆孔稚圭北山移文云敲

宿客 夜間省文書 牒 孔帖曰襄王温借號迫羣臣作摺牒

其懷 不署摺牒 考功員外郎王徽托手弱卒不肯署

簡牘盈前 韋應物詩云東帶理官府簡牘盈目前 詔獎丁謂 玉海云

景德會計錄詔獎之以其書付秘閣凡六卷一簿書  
戶賦二郡縣三課入四歲用五祿食六雜記  
填委 蘇軾詩云簿書 造貢籍成 玉海云乾道八年禮部尚書胡沂郎官蕭

簿書四

判唐宋全節對造帳籍判曰國之彛倫資於版籍儻

或廢闕是長姦回頃者寰海徵兵編戶失業粉榆暫別

蓬箠無歸聖朝提象握符再造區夏矜百姓之流蕩廢

三年之典故且量地出稅據丁授田法在畫一事宜經

久永言州府恤此疲人曾無革弊之規徒徇隨時之義

昔漢朝倉卒猶或先收今歷代升平寧容後造租賦所

繫不可憑虛豪右主藏須從樵實欲施小惠亂我大猷  
人有憚於暫勞國遂忘於固本州司所見頓昧通途爰  
叩兩端敢申獨見

要會一

曾吳越春秋曰禹登茅山大會計理國之道更名其山  
曰會稽 周禮曰太宰歲終令百官各正其治受其會  
又曰小宰六敘五曰以敘受其會 又曰八成八曰  
聽出入以要會月終受羣吏之要 又曰職歲掌賦出  
以待會計而考之注助司會鈎考辟吏之計 又曰內宰歲終則會  
內人之稍食 又曰縣正既役則稽功會事而誅賞

又曰巾車凡車之出入歲終則會之 又曰大司徒以

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注以土計貢稅之法 又曰鄉師大役

帥民徒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受州里之役要以考司

空之辟以逆其役事注役要所遺民徒之數辟功作章程 又曰小司徒

稽國中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乃頒比法於六鄉

之大夫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注大比謂簡閱民數

及財物也 又曰士師歲終則令正要會 左傳曰戎

朝于周發幣于公卿注如令計獻諸公府卿寺 玉海曰衛宏漢舊

儀朝會上計律常以正月旦受羣臣朝賀天下郡國奉

計最貢獻 又曰元狩二年上谷太守郝賢坐計謾免

師古曰計簿欺謾

又曰司馬談為太史公

注漢儀注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

相上丞

又曰黃龍元年詔曰方今天下少事而民多貧

盜賊不止其咎安在上計簿具文而已御史察計簿疑

非實者案之後漢書曰大鴻臚郡國上計屬焉郡國

常以春行縣勸民農桑振救乏絕論課殿最歲盡遣吏

上計又曰大司農郡國四時上月旦桓譚新論曰

漢百姓賦斂一歲四十餘萬萬吏俸用其半餘二十萬

萬於都內為禁錢北史蘇綽傳曰牧守令長非通六

典及計帳者不得居官玉海曰柳冕疏聖唐稽古天

下朝集三考一見皆以十月上計京師十一月禮見會

尚書省唐書曰天寶元年天下郡府三百六十二縣

一千五百二十八鄉一萬六千八百二十九戶部進計

帳戶八百五十二萬五千七百六十三口四千八百九

十萬九千八百玉海曰元和間中書奏三司錢物至

年終各具所入所用數分為兩狀以二月聞奏又曰

崔伯易曰以皇祐之書較景德之錄雖增田三十四萬

餘頃反減賦七十一萬餘斛又曰祥符三年召近臣

觀書于龍圖閣元和國計圖三司使丁謂進曰唐朝

用江淮歲運米四十萬今江淮歲運米五百餘萬即今

府庫充實倉庾盈衍上曰民康俗阜誠賴天地宗廟降

政府部

洪鈞卷一百一十六

要會

祥而國儲有備亦自計臣宣力也 又曰祥符會計錄九年林特上凡三十卷詔獎之仍付祕閣特前為三司使奉詔纂大中祥符八年天下戶口財賦凡戶八百四十二萬二千四百三口一千八百八十萬一千九百三十計入兩稅錢帛糧斛二千二百七十六萬四千一百三十三緜絲藥草二千二百八十三萬六千六百三十六茶鹽酒稅權利錢帛金銀二千八百萬二千 又曰慶曆元年詔御藥院內東門司取先帝時及天聖初帳籍比較近年內中用度增損之數以聞 又曰張方平曰慶曆五年諸路監酒商稅歲課比景德會計錄增三

數倍以上 又曰治平四年三司使韓絳上治平會計錄六卷詔獎諭內外歲入一億一千餘萬出一億一千餘萬 又曰熙寧七年詔三司置會計司以宰臣韓絳提舉先是絳奏三司總天下財賦其出入之數並無總要考較盈虛之法欲選官置司以戶口稅賦場務坑冶河渡房園之類租額年課及一路錢穀出入之數歲校增虧以能否為黜陟故有是命 又曰元祐三年戶部尚書韓忠彥侍郎蘇轍韓宗道等言編成元祐會計錄大抵一歲所收錢穀金帛等物未足以支一歲之出欲取費用詳加裁節多不傷財少不害事詔浮費並用裁

省 又曰靖國元年右司員外郎陳瓘進國用須知言  
已往之費不可追未然之費所宜會

要會二

**原辟名** 經費 謂文簿不實 聽出入 考財用 周禮

以八成經邦治 八曰聽出入 財用物必考于司會歲終會計也

事 羣吏正成 三公受計 羣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

治 月要旬終則令正日成而以考其治不 嚴助奉計最

侯 張蒼遷計相 嚴助願奉三年計簿籍也 蕭何令蒼以列

郡 國上計也 稽以簿書 辨其名物 稍食 行

事 周禮曰官正月終會 掌皮 典泉 玉海曰周禮膳

人 掌皮典絲典 歲杪 月稽 禮記曰豕宰制國用必

相 一也 月稽者官也 比要 簡稽 周禮曰小司徒大

要 注詳第一條 晏子 王稽 說苑曰晏子治東阿二

昭 王拜王稽河東 會入出 計中否 周禮曰大府歲

則 計其古之 考治成 會政事 周禮曰鄉大夫

吏 會政致事 較出入 會盈虧 命學士承旨王堯

賦 出入之數 又曰嘉祐三年詔三司較天下每歲財

下 歲賦之數 願復置 宜復修 玉海曰嘉祐

歲 會其盈虧 願復置 宜復修 玉海曰嘉祐

馬 光言民既困而倉廩府庫又虛為今之術在隨材用

人 而久任之在養其本原而徐取之在減省浮冗而省

用 之願復置 能欺上府 自稱太守

宰 相領之 下詳第一條

政 術 詳第一條

要會

詳第一條

玉海曰貢禹言武帝時郡國擇便巧史書習于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為右職後漢書曰建武十四年越雋人任貴自稱太趙壹獨捐裴諤不對光元年舉郡守遣使奉計趙壹獨捐裴諤不對光元年舉郡上計到京師時司徒逢受計吏數百人皆拜伏庭中莫敢仰視壹獨長揖逢置座上座問西方事玉海曰裴諤拜河東鹽鐵使入計問詔獎丁謂上嘉田況權附利歲出納幾何謂不對詔獎丁謂上嘉田況玉海曰景德四年丁謂上景德會計錄詔獎之以其書入多于景德其歲所出又多于所入因撰皇祐會計錄略依丁謂所述集成六卷其出入之數取一年最中者為準上互相關鍵總為揭貼陸贄奏議曰唐制總嘉之

元封至泰山

太初祠后土漢書曰武帝元封五年至泰山祠高祖曰太初元年祠后土還受計簿崔仁師口陳王彥威于甘泉注受郡國所上計簿崔仁師口陳移用費數千萬面秦詔杜正倫持簿使對唱無一謬太宗奇之又曰王彥威開成初為戶部侍郎判度支常見太宗面奏曰百口家知有歲計軍用一切可度支常見太宗面奏曰則管錢攝文簿皆入為出軍國所用出納奇贏披隨色占費終歲無毫釐差因上占額圖出納奇贏披籍可見盈虛登耗指掌可分玉海曰大觀中河北漕凡戶口升降官吏增損與一歲出納奇贏之數皆披籍可見又曰宣和七年兩浙會計總錄頌之郡縣從之度經費為職官分別科目使盈虛登耗之數可指諸掌請詔編纂宣和兩浙會計總錄頌之郡縣從之

要會三

增會稽史記云禹會諸侯江南

原考成周禮以參互考曰成

政術部

要會

受會 周禮司會 治會 會大計也 受質 歲之成 會計  
聽其會計 會財也 致事 簿于君 稽事 稽簿  
增聽其會計 周禮云 天官司會 掌典法則 贊會 職幣  
會式法 日入月入 又云 酒正日入 其成月入 唯王  
不會 玉海云 天官言 歲終則會 宰聽之 歲終則會 唯王  
歲終會政 又云 州長 黨正 族師 遂 納其餘 周禮云  
而納其餘 會計其政 又云 舍人 歲 盟書 又云 大  
書司會受 命其屬 又云 小司寇 典路 又云 典路 鄭  
其貳藏之 歲會 統月要月要 統日成 冢宰 天官之屬也 旬終 正日成  
車於庭 受歲會而無日成之文 宰夫 天官之屬也 旬終 正日成  
也 歲終 受歲會而無日成之文 宰夫 天官之屬也 旬終 正日成  
受月要而無日成之文 宰夫 天官之屬也 旬終 正日成

而無參互之文 三官各舉其月要 而司會乃考其全 總  
會之欲其詳也 歲會以統月要 月要以統日成 歲之成質  
綱舉目 綱甲者舉其目 原質成 于天子冢宰 齋戒受  
質質于百官百官各以其成 質于三官三官以百官之  
成質于天子然後成 成事制國用 注成計會要也 質平  
也 平其計也 歲事成 增收 擴也 注因祭祀以納五穀  
計也 計一歲之用 增收 擴也 注因祭祀以納五穀  
之 原不從中覆 漢書云 李牧 軍市之租 不以時舉  
前詳 增集 課錄 郡各止其計 總川 臨淮 集課 錄注 諸  
文不改 玉海云 石慶元 封其計 總川 臨淮 集課 錄注 諸  
流民愈多 計帳 戶籍 唐六典云 一歲一造 計帳 于省  
計文不改 度支 掌 唐書志 云 度支 掌 租賦 物產 豐約 之  
戶部 總 度支 掌 唐書志 云 度支 掌 租賦 物產 豐約 之  
而領焉 三月 四時 司 諸使 京都 四時 會 于 尚書 省 錢 帛  
政府 部 備 益 頌 卷 之 一 百 一 十 六 要 會



芻糧王海云慶曆會計錄二卷慶曆三年三司具在京出納及十九路錢帛芻糧之數官吏

與兵及天下賦入又云至和元年知諫院范鎮言願詔大臣考求祖宗朝廷天聖中官吏與

兵及天下賦入之數而期酌裁節之焉鈎考中外帳籍又云元豐官制

部參掌鈎考中五者既具蘇轍元祐會稽錄敘云計

外帳籍之事別有五一日收支二曰民賦三曰課入四曰儲運五曰

經費五者既具著之以見在列之以通表若內藏右曹

所積天下封樁之實非昔三司須恢復後熙六年臣

僚請為會計錄上曰向者欲為此錄緣取民太重色目

太多若遽編則妨經費須他日恢復之後乃可盡除之

德化一

史記曰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於是虞芮之人

有獄不能決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

芮之人未見西伯皆慚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何往

為祇取辱耳遂還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

之君左傳曰子產相鄭一年與人謂曰取我衣冠而

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三年又謂

曰吾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

誰其嗣之經濟類編曰倪寬為左內史奏開六輔渠

定水令以廣溉田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以故

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間皆

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繼屬不絕課更以最

韓愈集序曰扶風馬公總為鄆曹濮節度觀察等使

政術部

德化



名香字季智為蒲亭長民陳元母告元不孝覽驚曰我  
近過舍廬整頓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至母守寡養孤  
何肆意一朝欲致此子飲因不義母間感悔涕泣而去  
乃親到元家與母子飲因不義母間感悔涕泣而去  
言卒成 敷五教 設四誠 伯為山陽守以禮教人為  
孝子 設四誠以定交親長幼之禮 仰如日月 潤同江海  
荀氏傳云藐為榆次令為政有德鳳集其境 蒲鞭相  
恥 葦杖示刑 漢書劉寬為南陽守歌之云 願借寇君  
乞留董和 東觀漢紀寇恂為潁川守賊不入境車駕南  
璋轉和為巴東屬國都尉吏民老弱相攜乞留者數千  
人 子臯為縑 唐尊赭衣 為成人有兄死不為縑子臯  
唐尊出見男女不異路下車 庫車悉高 偽物皆棄  
以赭汚其衣莽悅封平化侯

文孫叔敖為相王以庖車不便馬欲下令使高相曰令  
數下民不知所從臣請問里使高相乘車皆君子不能  
數下車王許之居數歲民悉高其車此不教而化 積  
川人感延壽化賣餽車馬下里為物者皆棄之市道 積  
化民成俗 敬教勸學 由學 衛文公 閉閣思過  
省俸助婚 韓延壽為馮翊令有昆弟訟出延壽曰是  
以相移 何誕 學者比鄒魯 諸生執俎豆 文翁  
為九真府詳太守 性相近習相遠 禮有節且格 言人同  
嫁娶妻祭禮使諸生皮弁執俎豆為吏人行禮 導  
以德齊以禮 性相近習相遠 禮有節且格 言人同  
稟五常之性趨舍相近但 驚羔豚不飾賈 銷金石  
所習與漸積而相去遠也 三月驚羔豚者不飾賈路不  
不累日 史孔子與聞政之三月驚羔豚者不飾賈路不  
教訓服習之至可牽持駕服唯人之于利害好惡豈比禽獸  
不累月 銷金石者不累日人之于利害好惡豈比禽獸  
政術 銷金石者不累日人之于利害好惡豈比禽獸

大石之類哉期年而風俗和平圉空虛吏民富

實獄訟止息刑人漢書龔遂為渤海躬率以儉勸民

農務增衣衣儒服孔叢子曰孔子相魯魯人謗曰麤

無郵及三月政成化行民誦曰衣衣章甫實獲我所章

歲儉夷獠相聚山澤為盜數千百人來圍州城邵遣使

因皆示無疑阻明其教令武德中為魏州總管劉

黑闥之亂也山東豪猾多殺長吏以應賊凡諸守將以

腹心自衛多所猜防安獨撫結所部示無疑阻但有白

楚穆宗時為宣武軍節度使先是人情遂固又曰令狐

穆弘以重法繩之莫革其性楚何必刑法無不感

泣彙苑詳注曰陸象先為劔南按察使為政尚仁恕司

馬韋抱貞諫曰民慢且無畏矣答曰政在治之而已

何必刑法以樹威乎冊府元龜曰裴度為彰義節度

招撫等使既平淮揚以蔡卒為牙兵或以為反側之子

其人未安度笑而答曰元惡就擒蔡先驅以歸

道而逃冊府元龜曰今孤楚為河陽三城節度時烏重

卒不願去屯于境上楚聞之即疾驅赴鎮潰卒已次城

北將大寇掠楚軍車出迎諭以逆順兵士遂弛弓釋甲

用之先驅以歸又白陽城德宗時為道州刺史以家

不辭職妻以行中道而逃野無遺寇人不帶劔

益部書舊傳曰張霸為會稽太守舉賢士勸教講授一

郡慕化野無遺寇時人語曰城中烏鳴哺父母府中諸

吏皆孝友冊府元龜曰晉馮揮為靈州節度使清岡

自是人不帶氏差俗剽掠行旅揮加以恩惠質以義信

劍道不捨遺縱之見母悉令歸家冊府元龜曰呂

史頗著恩信嘗歲終閱獄囚囚曰某有母在明日元正

不得相見因泣下元膺憫焉盡脫其械縱之及期無後

政術部尚監類事卷一百一十六

德化

至者又曰唐臨為萬泉丞縣有輕囚十數人會春暮時雨臨白令請出之曰明公若有所疑臨請當其罪臨名囚悉令歸家耕種至時不取小魚果格猛獸  
子日季子治會父巫馬期易容貌往觀化焉見得魚釋之巫馬期問曰凡子所為漁者欲得也今而釋之何也  
漁者曰季子不欲人為盜捕魚也  
秀為魯山令部人為盜捕魚也  
破械出之翌日果格猛獸而還  
款服命皆與置廳事暑月廳廊皆滿公義設榻晝夜處其間以秩祿具醫藥身自省問其後人有病者爭就使君其家親戚固留養之始相慈愛風俗遂變又曰後遷并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露坐驗問十餘日間決遣感盡還領訟事有須禁者公義即宿廳事終不還閣或諫曰何自苦公義曰刺史無德不能使民無訟豈可禁人在獄而安寢於家乎罪人聞之咸自款服  
德化三

**原**觀民設教 德博化光易並 化馳如神 既見君子

德音孔膠 雨雪濼濼 見暝日消詩並毛 飛鴉好音

翻彼飛鴉集于洋林食我桑甚懷 汝墳遵化詩序汝

我好音注鴉改音喻惡人從化 違命從好違上所命從厥攸好汙言

爾惟風下民惟草書 政由俗革 道有升降書

入其國其教可知禮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論語

以寬服民左傳子產謂子太叔曰惟以德 養之以仁

敬之以禮新序子夏云子產 豎子不戲狎斑白不提

擊市不豫價三年門不夜關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 市不預賈子

喪期不令而洽 小人不為非新序云 德化

政術部 德化

同蓋頌詩卷一百二十六

德化

德化

德化

道不拾遺

韓子子產相鄭五年云云

及於寬政

春秋陳公子完奔齊齊侯使啟

仲為卿辭曰

鞞旅之臣幸若獲有云云

施道教民上下和洽

呂氏春秋魏襄王時史起

惠在愛民

問孔子語子游

鄴有聖令為史公

風俗移人為鄴令馮鹵

民有訟者

移病思過

吏民向化

延壽守東

郡民不忍欺

漢書韓

田者讓畔

遺錦詣吏

囚

漢書黃霸為潁川守治獄八年

因其迹

天下無冤民

益部者

黃霸代韓延壽為潁川守

戍卒願留一年

贖太守罪

漢書于定

因其事

太守罪

贖太守罪

有告相賊

殺不辜事下有司

願復留作一年

贖太守罪

三千人

遮大將軍自言願復留作一年

贖太守罪

贖太守罪

衛卒請留一年

以報寬饒德

漢書蓋寬饒傳寬饒初拜

衣令短離地

冠大冠帶長劍躬案行

士卒廬室視其飲

食居處有疾

病者身自撫循臨問加致醫藥遇之甚有

恩及歲盡交代

請願復留共

更一年以報寬饒厚德宣帝嘉之以寬饒

德者化所

由興

其刑罰者刑德並奏強國先其刑而後德夫刑德

禁後者之所由興也

王政化之為貴

又說苑

撫以恩信

恩信皆畏

口無惡言

伏其他

而愛之

口無惡言

為政寬恕

人遺吏米肉

不當強耳人服其化

遣徒斂親果還入獄

簡樸寬

仁化

三年仁化大行

恕為政

仁化

三年仁化大行

政術部

仁化

三年仁化大行

德化

仁化

三年仁化大行

德化

仁化

三年仁化大行

德化

仁化

三年仁化大行

德化

仁化

三年仁化大行

德化

仁化

三年仁化大行

後漢鍾離意傳意為堂邑令縣人防廣為父報仇繫獄  
其母病死廣哭泣不食意憐傷之乃聽廣歸家使得殯  
斂承掾皆爭意曰罪自我歸義不累下遂遣之廣  
斂母訖果還入獄意密以狀聞廣竟得減死論遣  
徒歸家應期而還陳留者舊傳廣遣徒歸家  
知恥蔡邕胡伯狗吠不驚華嶠後漢書岑我有枳  
棘岑君伐之我有蚌賊岑君過之後漢岑熙為東  
男字吳後漢吳祐為膠東相安丘男子母立長遇醉客  
安立遠長妻使同宿遂懷孕至冬盡行生男名駱會  
刑齧指屬兒以報吳君因投繯而死吏有相訴閉閣  
典錄以江為字德生子以江為字吏有相訴閉閣  
駱駿以江為字德生子以江為字吏有相訴閉閣  
自責吳休囚於家陳留風俗傳云放囚歸家臨淄  
囚如期政唯仁簡東後漢吳祐傳仁簡以光祿四行遷膠  
而至

儀曰四行敦厚質一郡慕化益部者舊傳云老少  
僕遜讓節儉也張霸為會稽守  
攀車東觀漢記第五倫為會稽吏民攀轅華陽國志  
州牧遷去吏老弱號哭有能名奔敗固自守卒  
民塞路攀轅老弱號哭有能名奔敗固自守卒  
全一郡更始微霸老弱相携號哭使君五夷號哭  
使者車或當道而臥皆曰願乞使君五夷號哭  
嵩遷漢陽守吏民百姓揮涕使君  
五夷男女號哭百姓揮涕使君  
班超傳被徵後還功勳舉國憂恐其都尉黎鼻曰誠  
不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刺絕還至其都尉黎鼻曰誠  
號泣見漢使去因以刀自刺絕還至其都尉黎鼻曰誠  
可去互拘馮使脚不得行不篤義多恩  
姓為賴遇賢令彭子陽郡太守請彭循守吳令桑  
作歌無附枝麥秀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東觀漢記張堪  
種作民百姓歌來暮東觀漢記德化  
歌云百姓歌來暮東觀漢記德化  
政術百姓歌來暮東觀漢記德化

賈琮傳曰舊交阻土多珍產明璣翠羽犀象玳瑁異香  
美木之屬前後刺史率多無清行上承權貴下積私賂  
故吏民怨叛有司舉琮為交趾刺史訊其反狀咸言賊  
斂過重故聚為盜賊琮即移書告示各使其資業招  
撫荒散百姓以安巷路為之歌曰賈父  
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  
名賈女謝承後漢書賈彪補  
長借牛不還人訟之恭令還再三  
不從恭欲解印吏人泣亭長請罪  
行春到未陽民有蔣均兄弟爭財荆乃對之歎曰教化  
不行罪在太守乃上書陳狀乞詣廷尉兄弟感悔求受  
罪姦吏復職高柔字文惠為管城長姦  
為揚州刺史空城遺粟繫樹魏志桓階為  
建立恩化大行遺粟繫樹趙郡太守為  
化宿惡奔迸吳錄王鐔曲阿以孟為字  
其德是時生王世容治無雙省徭役盜賊空  
子故名云

世容為武城政清民和晉中興書諸葛恢為會  
長人歌云為安陽令百姓愛之廣平守鄭柔市無二賈  
為立祠書甘卓以仁為首以惠為先劉梁碑云君遷  
為相州刺史南土美之晉書杜預都督荆州諸軍事南  
云正增南土美之土美之徐州刺史後世無叛由杜公  
海沂之康又曰王祥為徐州刺史後世無叛由杜公  
流涕又曰祖逖為豫州刺史百姓感悅嘗置酒大會者  
破銅券與盟又曰應詹為南平太守時武陵溪  
乳我梁書始興王憺為安西將軍還  
夔為豫州刺史兄曾先復來哺乳我  
恩惠百姓頌曰前兄後弟又曰  
鄭道昭為兖州刺史子述祖又為之  
人歌大鄭公小鄭公五十載風教同  
案得百姓清德



頌又曰張晏之行北徐州事御史下察州郡至北徐惟  
得百姓所製清德頌數篇歎曰本求罪狀遂聞頌聲  
遷兖州曲堤羣盜屏跡又曰宋世良為清河太守郡  
刺史多萃於此舊語曰寧渡東吳會稽不歷成公曲堤  
世良至盜奔他境諺曰曲堤雖險賊何益但有宋公自  
屏易田改鞭又曰後周崔謙為濟北太守公田多沃  
而巳人頌崔府君罷漁獵郤丁庸又舊有漁獵夫三千  
思化古者所無人所不為也悉罷之又有丁三十人供  
役使亦不收其庸人歌脚鮮不食丁庸不取裴公貞惠  
為世於公之後有于次武又于仲文字次武仕周為  
規尚字文護之黨也坐事下獄無敢繩者次武至郡窮  
治獄遂竟語曰明斷無雙有于公不畏強禦有次武  
清鄉安定隋書樊叔略累封清鄉安定公開皇中為  
樊安不殺非時草唐書顏游秦為廉州刺史時劉黑  
定

大行邑里歌曰廉州頗有道性行  
同莊老愛人如赤子不殺非時草  
朱粟賤追李峴又  
峴為京兆尹楊國忠惡其不附已以兩災出為長沙郡  
守時京師米麥踊貴百姓謠曰欲得米粟賤無過追李  
峴

德化四

唐韓愈柳州羅池廟碑曰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  
廟也柳侯為州不鄙夷其民動以禮法三年民各自矜  
奮茲土雖遠京師吾等亦天氓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  
服我則非人於是老少相教語莫違侯令凡有所為於  
其鄉里及於其家皆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  
不忖度而後從事凡令之期民勸趨之無有後先必以

政術部 尚監類函卷一百二十六 德化

其時於是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流逋四歸樂生興事宅  
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園潔修豬牛鴨雞肥大蕃息子嚴  
父詔婦順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相弟長入相慈  
孝

**禮**墓誌明梁潛泰和州知州顧侯光遠墓誌銘曰擢知  
龍陽州越二年改知泰和州龍陽老穉至號泣於道不  
忍侯之去至泰和前州守即吳侯也吳侯以民好訟告  
於侯侯撫然曰民有冤抑守弗為之理民將安訴頃之  
訟者兩集侯乃自為書榜聯紙長數丈誨諭諄切民爭  
來觀觀已去不訟者十二侯又俾凡訟者居譙門上思

三日然後得訴思不三日去不訟者過半矣乃擇吏純  
謹者一人置簿受訟詞而勾稽其始末民誠負冤也輒  
為疏理非誠負冤願悔自止者聽不問未兩月民不復  
訟吏亦畏侯精敏無敢舞文以病民

淵鑑類函卷一百二十六

淵鑑類函卷一百二十七

政術部六 德感 公正

德感一

**原**縣獨不電

鄒獨無灾

東觀漢記韓稜為下邳令會稽鄭弘為鄒縣令

化及鳥獸

山無豺狼

後漢魯恭為中牟蝗不犯境一異也化及鳥獸二異也

記王業為荆州刺史

荆州三虎

抱朴子曰王業卒荆州白虎三頭旬

荆州刺史

兎棲牀下

漢書譚

昔日有雙鴈

鷺鳥至學宮

漢書譚

郡守恤孤老

牛入界逃疾

漢書譚

益部景毅為白水令

鳳凰集境

漢書譚

東觀漢記王阜為重泉令

虎出境

漢書譚

渡江東觀漢記建武十六年

牛入界

後漢宋均事詳太守

政術部

淵鑑類函卷一百二十七

德感

一

增箱乘馬

答泥龍

冊府元龜曰周徐台符晉末為翰

歸初台符所乘馬好嘶鳴及露宿草中雖胡騎連羣經

其左右而馬若箱其口然行至漢地即嘶鳴如故人以

為積善之所感也又曰周李元懿為青州北獲廿

澤生魯穀冊府元龜曰田仁會永徽初為鄆州刺史

父母育我田使君精誠為人上天聞又曰馬燧為懷

州刺史兵亂之後其夏大旱人失耕稼燧乃務修教化

收瘞暴骨去其煩苛日青暈月赤明政太平御覽曰

黃中而青暈又曰政太平鱷魚盡徙蝗蟲不食

則月多耀政頌平則亦明既視事詢吏民疾苦皆曰郡

唐書曰韓愈遷潮州刺史既視事詢吏民疾苦皆曰郡

西秋有鱷魚知而化其長數丈食民畜產將盡愈令判

官秦濟以一豚一羊投秋水祝之夕有暴風雷起於湫

中湫水盡涸旋於西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冊府

元龜曰李紳為汴州節度使蝗蟲放蛇歸牀飛蝗

入界不食田苗文宗賜詔書褒之

避境

齊書曰虞愿為晉安太守郡出蚺蛇膽可為藥有

避境者愿放之二十餘里一夜蛇還歸牀下復送十

里經宿還復故處愿更送遲明乃復歸考滿之後量留

晉趙儂為壽張令高祖天福四年詔儂考滿之後量留

避境故飛蝗竟免為害必當無患

冊府元龜曰虞愿為晉安太守郡出蚺蛇膽可為藥有

避境者愿放之二十餘里一夜蛇還歸牀下復送十

里經宿還復故處愿更送遲明乃復歸考滿之後量留

晉趙儂為壽張令高祖天福四年詔儂考滿之後量留

避境故飛蝗竟免為害必當無患

冊府元龜曰虞愿為晉安太守郡出蚺蛇膽可為藥有

避境者愿放之二十餘里一夜蛇還歸牀下復送十

里經宿還復故處愿更送遲明乃復歸考滿之後量留

晉趙儂為壽張令高祖天福四年詔儂考滿之後量留

避境故飛蝗竟免為害必當無患

冊府元龜曰虞愿為晉安太守郡出蚺蛇膽可為藥有

木茂盛明君為政用祖之神不受此害持之付與炎火

政御明君為政用祖之神不受此害持之付與炎火

木茂盛明君為政用祖之神不受此害持之付與炎火

木茂盛明君為政用祖之神不受此害持之付與炎火

木茂盛明君為政用祖之神不受此害持之付與炎火

木茂盛明君為政用祖之神不受此害持之付與炎火

木茂盛明君為政用祖之神不受此害持之付與炎火

使自消亡又曰天既顧文王乃和其國之風 萬堪

為宮物生於野 竹書紀年曰周德既隆草木茂盛萬

至見效可信 麟者元禡之獸險之精也萬民者德

朱草甘露醴泉 道焦氏易林曰瑞英朱草仁政得

為麒麟黃霸穎川集鳳凰 秦彭山陽有麒麟漢書

必有常類哉 黃霸穎川集鳳凰 秦彭山陽有麒麟漢書

類哉黃霸穎川集鳳凰 秦彭山陽有麒麟漢書

必有常類哉 黃霸穎川集鳳凰 秦彭山陽有麒麟漢書

必有常類哉 黃霸穎川集鳳凰 秦彭山陽有麒麟漢書

必有常類哉 黃霸穎川集鳳凰 秦彭山陽有麒麟漢書

必有常類哉 黃霸穎川集鳳凰 秦彭山陽有麒麟漢書

而虎擾春秋正義曰視明禮修而

德感二

原風不搖條博物志文土以 子產治鄭蒺藜不生

別傳云子產治鄭蒺藜不生黎不生

賈人君清淨原 以身填堤波稍還却前漢王尊傳尊

東郡太守久之原 以身填堤波稍還却前漢王尊傳尊

使巫策祝請以身填堤原 以身填堤波稍還却前漢王尊傳尊

壞吏民皆奔走原 以身填堤波稍還却前漢王尊傳尊

不動而水波稍却原 以身填堤波稍還却前漢王尊傳尊

舍張君為政桑無附枝 詳德 蝗不入密界後漢

詳縣去珠復還 謝承後漢書云 蝗不入茂陵益部

為茂陵天旱自責應時澍雨 後漢書周暢為緱氏

蝗不入茂陵天旱自責應時澍雨 後漢書周暢為緱氏

蝗不入茂陵天旱自責應時澍雨 後漢書周暢為緱氏

蝗不入茂陵天旱自責應時澍雨 後漢書周暢為緱氏

蝗不入茂陵天旱自責應時澍雨 後漢書周暢為緱氏

蝗不入茂陵天旱自責應時澍雨 後漢書周暢為緱氏

蝗不入茂陵天旱自責應時澍雨 後漢書周暢為緱氏

血云 甘雨即降 桂陽先賢傳云張喜為平興 反風

滅火 陳留耆舊傳云劉昆為江陵令 甘雨輒澍 謝承後漢

注楚辭云君賢臣忠政令大 原甘雨 謝承後漢

中則品庶安寧萬物豐茂 原甘雨 謝承後漢

嵩為徐 蟲飛不集 承平十五 漢書曰謝夷吾為壽張令

薦食五穀過壽 構火自焚 經濟類編云諒輔字漢

張界飛逝不集 構火自焚 儒任郡為五官掾時夏

大旱太守自出祈禱山川連日雨無降輔乃自暴庭中

積薪柴聚焚茅以自環構火將自焚未及日中天雲

晦合須臾潤 原蝗蟲消死 搜神記何敬 東先生

通神明 潛確類書云東晉為廣陵郡累年大旱哲請雨

原積薪自焚火起而雨 濟北先賢傳云 蝗飛盡去

濟北先賢傳云 請以身禱雨下滂沛 公沙穆為弘農

戴封為西華令 請以身禱雨下滂沛 公沙穆為弘農

今界有蝗 請以身禱 萬物斯覩 隋書云陽焉垂

同雲四集 雨下滂沛 萬物斯覩 曜微藿傾心神

龍騰翠飛 雲觸石 萬物斯覩 五星若貫珠 初學

冥符故稱 比屋可封 萬物斯覩 五星若貫珠 初學

星若貫珠 比屋可封 萬物斯覩 五星若貫珠 初學

四善者 黜陟使 敬能至 於此 風濤開霽 人云

歎曰非善 政所 敬能至 於此 風濤開霽 人云

與張亮交 游 敬能至 於此 風濤開霽 人云

累以孝 見 義 前 修 長 鯨 擊 水 天 吳 覆 舟 如 因 忠 獲

當盛 夏 風 濤 毒 氣 既 而 開 濟 南 渡 時 鸚 鵡 食 蝗 又 云

益乾 祐 初 為 開 封 尹 時 場 武 雍 江 巢 邑 蝗 嘉 禾 者 仁

亦也 太平 御覽 云 王 者 盛 德 則 嘉 禾 生 嘉 禾 者 仁 亦 也

德感三

政術部

附錄類函卷一百一十七

德感

四

增詩唐鄭畋麥穗兩岐詩曰睭慮憂千畝嘉苗薦兩岐  
如雲方表盛成穗忽標奇瑞露縱橫滴祥風左右吹謳  
謠連上苑化日遍平陂史冊書堪重丹青畫更宜願依  
連理樹俱作萬年枝 明王問大司馬統師至姑蘇久  
旱霖雨適降詩曰方召佐周宣王師動以天式瞻靈雨  
降恪在福星前殺氣窮桑海華滋潤芋田山農有謠頌  
應並凱歌傳

增賦唐李程日五色賦曰德動天鑒祥開日華守三光  
而效祉彰五色而可嘉驗瑞典之所應知淳風之不遐  
稟以陽精體乾爻於君位昭夫土德表王氣於皇家

錢起泰階六符賦曰考星象之躔次探瑞氣之奧源得  
泰階於前史總六符以爲言旣出沒以候君德又熒煌  
以麗乾元爾其祥德而發觀瑞而明德正則正俗平則  
平何君王之播理俾品物以咸亨配兩曜以齊美非衆  
宿之敢爭豈比夫聚彼德星頽上賢人所感托於箕尾  
巖間傳說之精 石岑海水不揚波賦曰唐興百三十  
有四載湛恩溢乎荒外倬五曜之在天奮六合而成大  
赫吾君之光濟敷至道而允泰八狄窮陬而盡懽九夷  
無遠而不會則成周之德未足雙越裳之來今至再是  
以四海盡鏡九瀛涵影寫合璧之祥光湛連珠之瑞景

湛兮恒清晏兮砥平泊乎無情蕩乎難名如君之道酌  
焉而不竭象君之德注焉而不盈所謂皇得一則政能  
貞海得一則波不驚 潘炎嘉禾合穗賦曰天祚明德  
兮降之嘉生案彼靈篇兮莫之與京脉震土膏且分苗  
於南畝駟臨天漢爰合穗以西成當元后之歷試表休  
徵於太平不莠不稂實堅實阜引薰風於和氣承湛露  
於蒼昊生非百里驗管仲之虛詞出異崑山自我皇之  
所寶唐叔得之而合穎周成得之以充箱雙米一稔稱  
之表異孤莖六穗頌以非常今也尤盛居然允臧轉風  
而屢騰佳氣就日而交見祥光 四靈賦曰於惟暉人

志氣如神百物自化四靈薦臻夫其時然後動動而斯  
中叶休明之德邁川岳之貢負圖騰大河之龍銜詔引  
丹穴之鳳介蟲稱長將開輿以應期肉角爲仁示有武  
而不用非夫天子睿哲黎元底寧惠化廣被品物流形  
則何能光有九土克擾四靈

**增**頌明宋濂膏露頌曰上帝降康甘露之灑於粲其英  
布於下方其祥伊何靈氣孔多有甘者液載仁惟澤天  
地相合鴻休翕聚厭厭浥浥紛紛密密如卿之雲如景  
之星如日之垂輪冲和氤氳以文我太平

**增**行狀唐楊炯中書令汾陰公薛振行狀曰在饒州六



年以仁明馭下鄱陽北岡上忽生芝草一株郡人以為仁政所感共起一舍號曰芝亭

**增**傳明陳敬宗尚書王文安公傳曰公諱英字時彥上遣公齎香幣往祀南鎮以禳民癘時浙間久旱公至紹興大雨水深二尺灌獻之夕雨止星見明日又大雨田野沾足人皆喜曰此侍郎雨也

**增**說唐韓愈貓相乳說曰司徒北平王家貓有生子同日者其一母死焉有二子飲於死母母且死其嗚咿咿其一方乳其子若聞之起而若聽之走而若救之銜其一置其棲又往如之反而乳之若其子然噫亦異之大

者夫猫畜也非性於仁義者也其感於所畜者乎北平王牧人以康罰罪以平理陰陽以得其宜國事既畢家道乃行易曰信及豚魚亦其類也

**增**記唐符載甘露記曰大唐壬午歲南陽張君宰上元之二年有甘露降於庭梧滾滾靄靄如雨非雨者數日縣大夫謙不敢自道其美胥徒洎邑之緇黃幼艾以狀聞於連帥連帥表奏於天子天子嘉之優詔寵答癸未歲復降於庭梧夏四月余自淮南罷去丞相府將假道以歸主人備勞饑之禮遂盛於杯器以示予予取前箸以嘗之即薰喉淬齒液不及咽而腑臟塗然矣夫天地

無私也至虛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若御物之心誠萬人之氣和為祥雲也甘露也或御物之心淫萬人之氣寃為繁霜也苦雨也動於此形於彼自開闢至於茲日無他理矣夫如是張君之政徭賦調歛倉廩實歛風俗厚歛人民樂歛不然則何嘉祥元貺鍾於邑也如此張君名集自

公正一

**增**史記汲黯傳曰張湯方以更定律令為廷尉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公以

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屈忽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為公卿果然必湯也 冊府元龜曰竇懷靜貞觀中為司農卿趙元楷為司農少卿懷靜不悅元楷因官屬大集謂元楷曰如隋煬帝時竭四海以奉一人者司農須公矣方今聖人躬履清儉屈一人以安兆庶司農何用於公哉元楷赧然無以應 又曰狄仁傑為豫州刺史初越王之亂宰相張光輔討平之將士恃功多所求取仁傑不應曰亂河南者一越王貞耳今一貞死而萬貞生光輔質其詞仁傑曰明公董戎三十萬不戢兵鋒縱其暴橫

無罪之人肝腦塗地此非萬貞何耶如得上方斬馬劍  
加於君頸雖死如歸光輔不能詰 又曰唐紹博學善  
三禮為左臺侍御史兼太常博士中宗將拜南郊國子  
祭酒祝欽明等希旨請皇后為亞獻紹與博士蔣欽緒  
固爭以為不可 又曰吳兢開元中為著作郎兼修史  
時黃門侍郎張說因至史館讀則天實錄見論證對魏  
元忠事乃謂兢曰劉五即子修實錄論魏齊公事殊不  
相假與說毒乎兢對曰是兢書之非劉公修述其人已  
亡不可誣枉幽魂令相公有怪 又曰相里造代宗朝  
為戶部郎中永泰元年章敬皇后忌辰內侍魚朝恩置

齋延宰相及臺省官就食朝恩恣口談時政公卿惕息  
造與侍御史李衍以正言折之衍辭直而強頗忤朝恩  
遂罷會 又曰許孟容為禮部員外郎有公主之子請  
補弘文崇文館諸生孟容舉令式不許 韓愈順宗實  
錄曰陽城為諫議大夫正直時朝議朝夕相延齡城曰  
脫以延齡為相當以白麻壞之慟哭於庭 冊府元龜  
曰蕭復字履初德宗建中四年拜吏部尚書平章事時  
盧杞或對帝前奏議阿諛順旨復正色曰盧杞之詞不  
正帝愕然大驚 又曰裴胄為江南西道觀察使前使  
李蕪罷南昌軍千餘人收其資糧分為月進胄至奏其

本末罷之 又曰馬璘軍中有能引二十四弓而犯盜者璘欲免之秀實曰將自有私愛則法令不一璘善其議竟使殺之 又曰李絳爲戶部侍郎嘗因次對穆宗曰戶部比有進獻至卿獨無何也絳曰將戶部獻入內藏是用官物以結私恩帝悚然益嘉其直 又曰裴度爲司中書令及薨文宗怪度無遺表家人進其草稿以未定儲位爲憂言不及於家事 又曰梁崔堯爲尚書左丞素與崔彥融善彥融嘗爲萬年令堯謁於縣彥融未出見案上有書題皆賂遺中貴人堯知其由徑始惡其爲人及除司勳郎中通刺不見堯謂曰郎中行止

鄙雜故未敢見 事文類聚曰寇萊公在樞府上欲罷之萊公已知遣人告冀公曰遭逢最久今出求一使相幸同年贊之公大驚曰將相之任極人臣之貴豈可以此私干於人萊公不樂後上議準今出與一甚官公曰與一使相使當方面風采足以爲朝廷之光上然之翌日降制公在相府抑私遠嫌皆此類 問奇類林曰龜山先生言真宗問李文靖曰人皆有密啟而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何用密啟人臣有密啟者非讒即佞臣嘗惡之豈可效尤 續問奇類林曰錢惟演作樞密直學士題名記附會丁晉公去寇萊公

姓氏云逆準不書蔡文忠公言於仁宗曰寇準社稷之  
臣忠義聞於天下豈可爲姦黨所誣遂令磨去 問奇  
類林曰司馬光作通鑑至太宗之世忽有衣黃袍者見  
於前曰先生幸善書公起知爲帝也跪而言曰陛下穢  
德多矣臣頸可取筆不可奪遂不見 又曰劉摯拜御  
史神宗問卿從王安石學耶安石亟稱卿器識對曰臣  
北人少孤獨學不識安石也 又曰神宗嘗對章惇稱  
章安道之美問惇識否惇退以告呂惠卿惠卿明日與  
安道同行入朝告以上語安道縮鼻不對其夕安道適  
與客坐惇呵引到門謁入安道使謝曰素不相識不敢

受謁 又曰張茂則宦官之賢者也元祐間常請諸名  
公啜茶觀畫諸公皆往唯伊川不往辭曰某素不識畫  
亦不喜茶 又曰侍御史錢適元符末攻曾布章數上  
甚急會其子病明日將對子夜死適跨馬入朝不復內  
顧旣歸復舉哀布敗適除中丞誥詞有蹇蹇匪躬呱呱  
弗子之譽 續文獻通考曰天順四年會試以呂厲柯  
潛爲考試官取陳選第一舉人不中有怨考官者以李  
賢弟不中謂賢亦怒遂鼓其說奏正其罪上疑之召賢  
問賢對曰此乃私忿考官無弊如臣弟讓亦不中可見  
其公上乃命禮部考此舉子荒疎且其人狂妄遂枷於

部前

公正二

原惟官是視

直道而行

晉書崔洪傳洪為左丞後糾刺史

崔洪謂人曰我舉卻丞而還奏我代已為丞丞自射也後糾刺史  
崔侯為國舉才我以才見用惟官是視各明至公何故  
私言乃至此洪聞其言而重之益部者舊傳云任昉  
字文始遷司隸校尉杜門自守不與豪右交通循法正  
身直道而行由書法不隱為法受惡趙穿攻靈公云  
是貴戚斂手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  
於桃園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不討賊非孔子而誰宣子曰  
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謂乎孔子而誰宣子曰  
嗚呼我之懷矣自貽伊戚其古之謂良大夫也為法受惡  
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謂良大夫也為法受惡

董狐奮筆

劉暉索紙

帝王世紀云周監二代禮文

孟受惡晉諸公贊云劉暉字長升為侍御史董狐奮筆  
郭彰呵暉我不敢截君角暉鴈色曰天子法宮而索截

南史執簡  
內彰何敢爾索紙筆奏之彰伏坐不敢與  
校衆人解而止暉嚴直之望聞於內外

司隸舉節

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

后家客

鞭太子傳令

後漢虞延為洛陽令是時陰氏

鄧通

奏請誅晁錯

漢申屠嘉為丞相鄧通方愛幸入

於陛下皇太子所崇上由吾奉正法豈在枉  
道曲媚家人皇太子特見延請賜以清宴  
府為檄名通至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禮嘉罷朝坐  
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使持節通頓首謝丞相此  
血不解毒君釋之又曰申屠嘉為丞相晁錯為內史貴  
政術部  
前益貞白卷二百二十七  
公正  
上

幸用市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  
上皇堦垣也嘉開錯穿宗廟垣為奏請晁  
帶劍張陵奪之桓譚鼓琴宋弘讓之張陵承後漢書曰

尚書初為梁冀弟胤所舉孝廉正月歲初百官朝賀冀  
時勢不恤王憲帶劍入省陵比冀入勅羽林虎賁奪冀  
劍即治劾奏罪論謂陵曰舉君適以自伐也東觀漢

記曰宋弘每宴輒令鼓琴聞其能幾及揚雄劉向於是  
名給事中弘每宴輒令鼓琴聞其能幾及揚雄劉向於是  
舉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曰吾

親數進鄭聲以輔國家以道德而解狐薦讎謝安舉  
今數進鄭聲以輔國家以道德而解狐薦讎謝安舉  
親幸非已也乃因狐拜謝狐乃引弓送而射之曰夫薦

汝公也汝能當之也夫讎汝乃引弓送而射之曰夫薦  
之故擁汝於吾君故私怨不入公門晉書謝安傳云  
乃以時符堅強盛朝延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安

違眾舉親明也范滂不署文學荀彧不可議郎漢  
元不負舉才也范滂不署文學荀彧不可議郎漢

善云范滂不聽宗資署李頌文學資遣怒睡功曹佐朱  
零朱零曰范滂清裁猶以利刃齒腐朽今日寧受答

或曰以君當事不可以某為議郎耶或笑曰官者以表  
才也若汝不任鍾離意白周樹呂子明薦蔡遺鍾

人其謂我何鍾離意白周樹呂子明薦蔡遺鍾  
意別傳云意為功曹常非周樹白市誕欺朝中皆知意

心恨中平永勳意牒曰賦曹吏周樹結髮佐吏服勤  
守法果於從政行如玉石折而不撓請宜部職也吳

志呂蒙傳云蒙字子明常以部曲事為江夏太守蔡遺  
卒權問所無恨意及豫章太守顧邵鍾離獨委賊珠

紀山不視眩玉後漢鍾離意為尚書上以賊珠賜羣臣  
何也對曰陛下以賊珠賜忠臣故臣不受也明帝問委珠

御以京師稱之獨稱以方正號為廉平為司徒長  
不視京師稱之獨稱以方正號為廉平為司徒長

吏部尚書清慎選舉號為廉平為司徒長  
吏部尚書清慎選舉號為廉平為司徒長

政術部  
謂監領約卷一百二十七  
公正  
未嘗至室  
敢拜

奉觥子游曰有澹臺滅明者非公事未嘗至於

延資性忠貞云云欲獻延資於朝功曹郭云云

大免李嚴無怨劾曹騰無恨蜀李嚴與諸葛亮皆

亮命今邊迴軍亮歸免嚴為民及亮卒嚴嘔血而死

三在尚無言復位之望也論者以管仲伯氏因計

史賂遺普騰益州刺史種嵩於斜谷得其書秦太守

并勅騰帝寢之無出獄候不謝在位薦有隙後漢

恨憤稱罵為能吏書霍揖理出之候揖而不謝人問

字孟博嘗繫獄尚書霍揖理出之候揖而不謝人問

公廷薦琳辛毗不與通叔子不受謝魏孫資劉放

不交好唯辛毗不與通毗之子啟諫毗云毗正色曰

主上難未聰明亦不為問劣吾立身有本末資放不過

叔子不受私謝拜官公庭謝恩私室也

感張說州府元龜曰王求禮為左拾遺則天朝孫萬

比賊散奏請族誅滄瀛等州百姓為誅宗保城池乃遺

禍於草澤詩誦之其人豈為臣之賊將至斬懿宗以謝

北羣臣愕然謂之切當又曰宋璟為鳳閣舍人張說

中張易之誣誦謂之切當又曰宋璟為鳳閣舍人張說

多矣不可感邪醜正以求苟免若犯顏流貶芬芳楚守

正贊無忤冊府元龜曰令孤楚忠為左僕射太和末李

宗夜守正及鄭草入決事翌日坐者八人為宰相危疑之際

楚和與物無忤人若以私不為屈何見謝冊府元

勉為太常少卿肅宗將大開勅會李輔國寵任意欲勉

降禮於已勉司馬為所抑會李輔國寵任意欲勉

奇正色曰樂賢才本自無私二君何為見謝朝恩銜

尚監續前卷二百二十七公正



嗣業報 冊府元龜曰李勉為京兆尹官魚朝恩為  
將至則盛具數百人使仍知國子監事朝恩入監府更請  
于勉勉曰軍容使判國子監事勉侯太學軍容宜厚其  
主禮朝恩聞而銜之又曰杜景儉為益州錄事參軍  
時隆州司馬房嗣業除益州司馬除書未到欲即視事  
又鞭笞僚吏時以成勝景儉叱左右各罷散房慙報而  
上錄事意與天通 荆州司馬竟不得視事人吏為之語  
曰錄事意與天通 荆州司馬竟不得視事人吏為之語  
益州司馬折威風 令讓魏徵 不從盧坦 唐書曰或  
阿黨親戚者帝使御史大夫溫彥博按驗無狀彥博曰  
徵為人臣須存形迹不能遠避嫌疑遂招此謗帝令彥  
博讓徵且曰自今以後不可不存形迹徵入奏曰臣聞  
君臣路則辨義同一體不存公道惟資治通鑑曰裴均素  
附宦官得貴顯為僕射自矜太常入朝踰位而立中丞  
盧坦揖而退之均不從坦曰昔姚南仲為僕射位  
在此均曰南仲何人坦曰是守正不交權倖者  
出二人 先謁九廟 中上疏曰臣竊見勢要之家併求

京職後人之十多任外官王道平分不合如此臣三男  
俱是京任望出二人與外官以均平之道帝從之  
冊府元龜曰顏真卿為尚書右丞代宗車駕自陝將還  
真卿請先謁五陵九廟而後還宮元載謂曰公所見雖  
美其如不合事官何真卿怒而前 象先孤立 陸贄  
曰朝廷事豈堪相公再破除耶 先 陸贄  
立爭 太平御覽曰陸象先明皇先天初為中書侍郎平  
之唯象先孤立未嘗造詣志忠等伏誅象先獨免其難  
又曰陸贄德宗貞元中為相嘗自以少年入翰林蒙  
幸天子長養成就之不敢自愛事之不可者皆力  
爭之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不恤其他  
從令城 不謁輔國 冊府元龜曰高仙芝明皇時為河  
芝芝多不從 又曰卑倫肅宗乾元三年拜襄鄧等十  
州節度時李輔國用事倫不私謁輔國由是改秦州刺  
史 未嘗私謁 不事新貴 冊府元龜曰楊綽為吏部  
政公卿多附托之給清貞自守未嘗私謁 又曰韓皋  
為尚書左丞時王叔文專政皋自以前輩舊人累更重  
政術部 尚書左丞王叔文專政皋自以前輩舊人累更重

任職不文之黨謂人 不忘書過 不合觀史 冊府元  
休烈為大常少卿修國史肅宗謂休烈曰君舉必書朕  
有過卿書之否休烈對曰臣聞禹湯罪已其興勃焉有  
德之君不忘書過臣不勝大慶又曰鄭朗等適所記  
太和九年文宗御紫宸殿宰臣既退帝命朗等適所記  
將來一觀朗對曰臣執筆所記便 親無所蹤 壻安  
目為史臣聞自古帝王不令觀史 舒州都督即其本邑也  
得有 冊府元龜曰唐張鎮州為舒州都督故人  
宴十日贈以錢帛既而垂泣曰此者張鎮州與故人為  
歡今日已後舒州都督治百姓自是親戚有犯一無  
所縱 續問奇類林曰陳執中作相有婿求差遣執中  
曰官職班自國家非臥房箱籠中物婿安得有之竟不  
與 不涉朋比 不遣私屬 冊府元龜曰王質文宗時  
厚而行已有素不涉朋比之譏 又曰相里金後唐同  
光初自羽林都虞候為沂州刺史凡部曲私屬將吏不  
遣州 聚斂太急 知人不明 為西京教授官滿至  
邑之職

京師神宗問其兄安石東政物議如 喜歐陽修 責  
何對曰但恨聚斂太急知人不明耳  
高若訥 時公自類林曰陳恭公素不喜歐陽修其知陳州  
學士陳為首相公遂不造其門已而陳公出知亳州公  
當草制陳自謂必不得其美詞至云杜門掃却善避權  
勢 遠嫌處事執心不為毀譽而更變陳公大驚喜曰  
與我相知深者不能道此 宋史歐陽修傳曰范仲淹  
以言事貶知深者不能道此 宋史歐陽修傳曰范仲淹  
黜修移書責之謂其不復知人問有廉恥事 蘇頌一  
切罷 仲方三疏奏 冊府元龜曰蘇頌開元中知益州  
鮮不以進類一切罷之 又曰張仲方為荆州刺史  
郡人有田產為中人所奪仲方三疏奏聞竟理其冤  
富貴非所願 親戚不曾有 劉氏為后楊億曰真宗欲以  
事如此富貴非所願也 又曰劉綜知開封府一日奏  
綜異真宗從容語曰卿與中官近屬已 裴玠不交權倖  
府人出於孤寒不曾有親戚在宮中 公正  
政術部 附錄貞白卷二十七

羅貫不受請托

冊府元龜曰裴玢元和中和自鄜州節度改授山南西道節度觀察等使

歷二鎮頗以清心為政不交權倖不務貢獻五代史

郭崇勳傳曰河南縣令羅貫為人強直頗為崇勳所知

貫正身奉法不受權豪請託

宋璟執奏月將

元龜曰宋璟神龍中為黃門侍郎時武三思恃寵執權

有章月將上書訟三思潛通宮掖將為禍患有司奏月

將大逆不道中宗令誅之璟執奏請按其罪狀然後申

明典憲月將竟免極刑又曰袁高為給事中貞元元

年抗論盧杞是時德宗念杞必欲擢之宰相不敢言獨

高抗議者久之亦迴睨慮於是中外相賀數正直者貞

元迄今以復來則不見也餘人可盡戮乎

高為第一復來則不見也餘人可盡戮乎

宗時王文正公為相賓客雖滿座無敢以私干者既退

公察可與言及素知名者使吏問其居處數月之後召

與語詢訪四方利病或使疏其所言而獻之密籍其名

他日其人復來則謝麟經制溪洞事宜州守王奇與蠻戰

節真可謂剛也謝麟經制溪洞事宜州守王奇與蠻戰

死君為桂州節度判官被旨鞠罪麟因以大小使民十

進諸將罪也既伏其辜矣餘人不可盡斬乎

犯顏諫太子

每犯顏進諫乳母謂穎達曰太子成長何宜屢得面折

穎達對曰蒙國厚恩死無所報諍爭愈切又曰李朝

隱為長安令有宦官干以非法朝隱

正色叱之仍繫于獄睿宗下制褒之

活嚴善思於雷

震之下拒武三思於諂附之中

嚴善思於雷震之下拒

武三思於諂附之中

公正三

原堯舜至公

呂氏春秋云堯有子十人不與子而授禹至公也

太子嗜魚太公弗與

賈誼新書云周文王使太公弗與

曰禮鮑魚能正其志

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正直

尚書卷一百一十一

順事也毛詩羔羊云退食自公委蛇委蛇箋曰退食減饈

自得也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無黨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子辭茵席之臣晏子侍於景公朝寒公曰請進煖食對

茵席對曰臣非君陳完辭未卜其夜

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對曰臣卜其晝未卜

其夜又晏子春秋云晏子飲景公酒日暮公呼其晝未卜

子辭曰嬰以下其日未卜其夜不以私事害公義

公曰善舉酒祭之再拜而出西河守者對曰虞子

云晉文公問於舅犯曰誰可使為西河守者對曰虞子

羔可也公曰非汝之儲歟對曰君問可為守者非問臣

之辭也羔見舅犯而謝之曰幸赦臣之過舅犯曰薦子

者公也怨子者私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其可去矣

### 宋公違命無畏扶其僕

孟期思公復遂為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為左司馬

令夙駕載燧宋公違命無畏扶其僕以徇注云孟田獵

名陳正色立朝春秋公羊傳云宋華督殺殤公孔父生

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死孔父正色

而於朝則人莫敢致難於其君者故孔父可謂義形

矣行公去私惡

出於尸沒齒無怨

絳戮其僕春秋傳云晉侯之弟楊干亂行於曲梁魏絳

也楊干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對曰絳無二志事君

不避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絳至

趙孟平行獻子戮之國語趙宣子言韓獻子於靈公

以其乘車于行獻子執而戮之宣子名而禮之吾故以

是觀汝勉之告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賀我吾舉厥

政術部  
尚書  
公正

也而中知 虞兵干法叔敖戮之 說苑楚令尹虞丘子  
 免於罪矣 公行法可以得禁能淺行薄無望上位於王曰臣聞奉  
 矣國不加法獄訟不息孫叔敖秀才多能其性無欲君  
 舉而授之政即國可使寧楚王從之以孫叔敖為令尹  
 少焉虞丘子家干法孫叔敖戮之虞丘子喜入言之王  
 也 公直無私 呂氏春秋云石奢者公直無私楚昭王  
 王曰不私其親不可謂孝事君 無所阿避 史記石奢  
 枉法不可謂忠乃伏劍而死 呂氏春秋云荆人遺弓不  
 相也堅正廉 老聃至公 肯索曰荆人遺弓不  
 直無所阿避 老聃至公 肯索曰荆人遺弓不  
 何索焉孔子聞曰去其刑而可矣老聃聞  
 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則至公也 不賞私勞  
 不罰私怨 左傳仲尼曰周任有言為 周公殺管叔  
 鄭放游楚于吳將行子產咨于太叔太叔曰吉不能元  
 身焉能元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  
 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  
 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杜預注曰太叔游楚

王兄弟也元敵也蔡 叔向數叔魚 左傳仲尼曰叔向  
 放也去太叔名也 叔向數叔魚 古之遺直也治國  
 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未 治化之本德  
 滅曰義也夫可謂直矣案叔魚向弟 治化之本德  
 教之基 應厚哭州將箋云夫公正治化之本德教之基  
 解孤之賢滅統思孟孫之愛春秋嘉之敦 荆王不朝  
 崇世教經乎百王歷乎盛衰其義不改也 荆王不朝  
 保申跪而加笞 說苑荆文王得如黃之狗箇籥之增  
 聽朝保申諫曰先王保申末細箭五十跪而加之土背如  
 此者 齊桓公相管仲 殺管仲 呂卻畏通將焚公宮而  
 再蒲城之役君命一宿汝即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對  
 曰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惟力是視齊桓公置  
 射鉤而使管仲相若若易之 子文公心致族廷理苑  
 何奪命焉公見之以難告 子文公心致族廷理苑  
 云楚令尹子文之族有干法者廷理聞而釋之子文名  
 廷理而責之曰吾族犯法甚明而使廷理釋之子文名  
 政伸耶 尚監頌卷之二十一

之與吾生無義不若吾死遂致其族  
人於廷曰不是刑也吾將死之  
丘子舉孫叔敖為令尹少焉虞丘子家干法孫叔敖執  
而戮之虞丘子喜入見於王曰臣言孫叔敖深可使持  
國政奉國法而不黨施刑戮而不  
善左傳晉圍相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  
對曰私讐不及公好不廢  
過惡曰私讐不及公好不廢  
為比左傳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讐也將立  
侯曰孰可以代之問焉對曰赤也可是使祁午為中軍尉  
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讐不為  
諂立其子不為黨比  
舉其偏不為黨比  
貌望其才不為黨比  
望然其為人公正無私  
而言公平無私不為危激行  
先國家後私讐  
安肆志不為危激行

位有廉頗之右頗曰相如素賤我必辱之相如每朝常  
稱疾出見頗引車避匿舍人讓之相如曰吾念秦不加  
兵於趙者徒以我兩人在耳今兩虎並鬪其勢不俱生  
吾所以為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頗聞之肉袒  
負荊至門謝罪  
卒為刎頸之交  
其子殺秦惠王曰先王之法殺人者死傷人者刑王雖已  
令吏勿誅對曰墨者之法殺人者死傷人者刑王雖已  
賜而令吏勿誅對曰墨者之法殺人者死傷人者刑王雖已  
子而令吏勿誅對曰墨者之法殺人者死傷人者刑王雖已  
天下必先公呂氏春秋曰昔先王之王天下也必先  
志有得天下者眾矣其得天下者必先公  
之立也出於公故其時雨不私一物萬  
和不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一物萬  
又曰治天下者固必通乎性命之情通乎性命之情者  
當無私矣夏不衣裘非愛裘也暖有餘也冬不用絮非  
愛絮也清有餘也醉人之不  
為私也非愛貴也節乎已也  
天無私覆地無私載

政術部  
治國類編卷一百一十七  
公正

呂氏春秋云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燭四時無私行其德而萬物得遂長矣古之公

也篤今之公也薄不私其身不外其民任子太王不

外其民故曰百姓之富杖策而去陳平為社宰里老

善之食甚均陳丞相世家云陳孺子之為宰任安為人

分眾人皆喜史記任安傳邑中人民俱出獵任安長為

皆喜曰無傷也日磾殺弄子漢書金日磾傳日磾子

任少卿分別平與宮人戲日不避貴戚史記尹齊以

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不避貴戚史記尹齊以

彈過見之惡其浮亂遂殺之為廉武使督盜賊所

御史事張湯張湯數稱以為廉武使督盜賊所

斬伐不避貴戚漢書張安世傳云安世常有私謝即

來謝絕不復通來謝安世以為舉賢達能豈有所薦其人

絕弗復案太后外孫前漢義縱為長安令直法行治

與通案太后外孫前漢義縱為長安令直法行治

成子中上以為能遷為河內都尉至則王駿奏匡衡

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解光秦王根漢雜事云

漢書王駿傳云駿為司隸校尉光奏王根哀帝時司

尉校尉解光奏曲陽侯王根三世據權五將秉政根行

貪邪及根兄子成都侯况不思報國聘取故掖庭貴人

以為妻上遣根就公法不阿親官事則不營私家在

公門則不言貨利當公法則不阿親戚奉不可干以

公舉賢則不避仇讐忠於事君是之謂公不可干以

私漢書云尹翁歸為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

翁歸語終日不飲屬託邑子兩人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

邑子曰此賢將汝不見其邑子既去定國乃謂亭長白

奴鄧弘賞之東觀漢記鄧弘傳弘守長賞錢五千鵬之

曰健育不吐剛而諂上不茹柔而黷下漢陽太守銘

當邪肅清是以志在奉公前漢蓋鏡寬為人剛公

濟殊俗云云

政歸部

正不私前漢朱邑為人醇厚篤於故舊然常無私於

上均恩澤於下無私於上均恩澤於下協和萬邦蒸民

無怨用能降無怨用能降太子賂遺鄭眾不受後漢鄭眾字

嗣與天無窮也陽王荆及虎賁中郎將梁松以繡帛聘武中

皇太子及山陽皇太子及山陽太子賂遺鄭眾不受後漢鄭眾字

衆欲為通義衆欲為通義太子賂遺鄭眾不受後漢鄭眾字

交之義漢有舊防藩王不交之義漢有舊防藩王不奉法不避後漢祭遵為軍

宜私通賓客遂辭不受宜私通賓客遂辭不受奉法不避後漢祭遵為軍

法遵格殺之法遵格殺之奉法不避後漢祭遵為軍

欲衆軍營齊欲衆軍營齊奉法不避後漢祭遵為軍

之為刺殺將之為刺殺將奉法不避後漢祭遵為軍

中兒犯法尚殺之中兒犯法尚殺之奉法不避後漢祭遵為軍

明經為郡文學明經為郡文學奉法不避後漢祭遵為軍

為司隸校尉為司隸校尉奉法不避後漢祭遵為軍

詔典喪禮時承詔典喪禮時承奉法不避後漢祭遵為軍

離止同席意乃離止同席意乃奉法不避後漢祭遵為軍

執法守正執法守正奉法不避後漢祭遵為軍

千車騎口鹵簿千車騎口鹵簿奉法不避後漢祭遵為軍

車府令齊國徐車府令齊國徐奉法不避後漢祭遵為軍

正色當階正色當階奉法不避後漢祭遵為軍

為太尉受遺為太尉受遺奉法不避後漢祭遵為軍

駕故收送獄詔駕故收送獄詔奉法不避後漢祭遵為軍

無人臣禮匡執無人臣禮匡執奉法不避後漢祭遵為軍

左遷昂左遷昂奉法不避後漢祭遵為軍

丘長入賀門下丘長入賀門下奉法不避後漢祭遵為軍

椽吏勃然作色椽吏勃然作色奉法不避後漢祭遵為軍

下坐勃然作色下坐勃然作色奉法不避後漢祭遵為軍

觴太守斂容而觴太守斂容而奉法不避後漢祭遵為軍

功曹良取以言功曹良取以言奉法不避後漢祭遵為軍

令善譯自言令善譯自言奉法不避後漢祭遵為軍

無所屈撓無所屈撓奉法不避後漢祭遵為軍

直不避強禦直不避強禦奉法不避後漢祭遵為軍

政術部政術部奉法不避後漢祭遵為軍

至二千萬時至二千萬時奉法不避後漢祭遵為軍

減責三百萬減責三百萬奉法不避後漢祭遵為軍

政術部政術部奉法不避後漢祭遵為軍

至二千萬時至二千萬時奉法不避後漢祭遵為軍

減責三百萬減責三百萬奉法不避後漢祭遵為軍

政術部政術部奉法不避後漢祭遵為軍



以稱時不吾不請謝不見後漢蓋勳初為漢陽刺史  
 忍也辭疾不聽正和按致之涼州刺史梁鵠畏貴戚欲殺正和乃語勳  
 勳素與正和有隙諫鵠曰貪鷹欲鷂而鷹之何哉鵠從  
 之不殺正和正和詰勳不見曰雖同歲子所不能赦  
 吾為深使君謀不為蘇正和汝南先賢傳云黃浮為濮陽令同時子為市掾犯罪當  
 死一郡望浮為主浮曰周公誅二弟石碻討其子今雖  
 同歲子所不能赦遂竟治之不以私好害公義東觀漢記陰興書  
 害公義與同郡張宗上谷鮮于褒不相好知其有用  
 猶稱所長而達之友人張祀杜禽與興厚善以為華而  
 少實但私之以言事無所依違東觀漢記第五倫傳  
 財終不為言也所依違孟玉亢直不恤其親風俗通曰樂安周糾  
 所依違弟于使客殺人捕得太守盛亮陰為留宿糾亦自劫去  
 詣府亮與相見不乞請又不辭謝亮告賓客周孟玉欲  
 斃于獄弟婦不哭死子而哭孟玉市無阿枉後漢

倫為督錢掾領長安市倫平銓衡正斗斛市無阿枉百姓悅服答齋書陳蕃字仲  
 守梁冀遣人齋書有請托不通使者投囑書任棠為  
 以詐為謁蕃答殺之左遷修武令後漢楊震傳云震不發私書  
 人囑書投後漢不受私謁公庶不受私謁不發私書  
 後漢後漢不發私書後漢不發私書  
 臨職公正不發私書不通書記後漢王龔為太尉在  
 通州郡周澤收妻自劾後漢周澤為太常病臥所苦  
 書記澤大怒收妻斷絕書屬後漢河東太守史弼被詔舉  
 請獄內自劾斷絕書屬後漢河東太守史弼被詔舉  
 預敕斷絕書屬中常侍侯覽果遣諸生齋書詰之積日  
 不得通生乃託以他事謁弼弼怒曰太守泰荷重任當  
 選士報國爾何人而為當朝正色會稽典錄云魏朗  
 許無狀即日考殺之當朝正色會稽典錄云魏朗  
 功曹書佐功曹史吳翁被裘以加朝朝以英上虞人轉  
 翁不敬救卒徹去府若嘉朗當朝正色會稽典錄云魏朗  
 退翁以朝得屬託書一無所發魯國先賢傳云孔翊  
 代之也得屬託書一無所發魯國先賢傳云孔翊  
 政術部

水前庭得屬託書皆投水中一無所發又益部耆舊傳  
 云趙瑛字稚圭為青州刺史凡得屬託書於庭事置大  
 器一水悉投置水因書於令拒而不受續漢書袁安傳  
 性清嚴不交異類為功曹奏檄謁從事從事因致書  
 於令安曰公事自有郵驛私請則非功曹所持拒而不  
 受於令安曰公事自有郵驛私請則非功曹所持拒而不  
 棄中常侍唐衡書屬宗資資勅功曹西平李頌為鄉曲所  
 玷汚清朝不所爭者私情所陳者國事後漢書袁紹  
 配以私人曹操所擒逢紀與配不睦紹以問之紀對  
 曰配天性烈直每所言行慕古人之節不以二子在南  
 為不義也紹曰君不惡之耶紀對曰先所爭者私情今  
 曰苟或折節侍王坐不累席致貨因市皆以挂壁魏  
 在於臺閣不以私欲撓意陳泰傳云泰字元伯為句奴中  
 貨因泰市奴婢泰皆以挂之於壁及徵為尚書悉以還

之 吳質統事崔林不及奉箋 魏志崔林傳云文帝踐  
 郎將吳質統事崔林不及奉箋 魏志崔林傳云文帝踐

初建未立太子臨淄侯植有才而愛太祖孤疑以函令  
 密訪於外唯瑛露被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長加五官  
 將仁孝聰明宜承正統植瑛益時者雖讐必賞犯法  
 之兄女婿也太祖貴其公亮益時者雖讐必賞犯法  
 者雖親必罰 蜀志陳壽評曰諸葛亮之為相國也撫百  
 盡忠益時者雖讐必賞犯法益時者雖讐必賞犯法  
 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不作  
 輕重 稱不能為人作輕重 周谷能欺孫權更薄不用  
 詳簿 掾書言甘露鄭敬獨曰樹汁 汝南先賢傳云新  
 高臺廳事前樹白露甜甘者臺問掾屬皆言是甘露  
 敬獨曰明府政未能致甘露但樹汁耳臺不悅因托疾  
 政術部 信監頂函卷一五十七 公正

而太守敕除道周規拒而不聽會稽典錄云周規為  
去陽徐祝二月行縣以草機敕除道路規以郎君升  
方農作時損夫方拒而不聽遂棄官而去郎君升  
危包咸遂杖二十府君行春咸留守郡人黃府君署戶曹  
咸責數之以春月不宜破卵公會相見退無私面  
升危非子道也遂杖二十公會相見退無私面  
諸葛瑾傳云孫權遣瑾使蜀通好劉總天下當與天  
備與弟亮公會則相見退無私面總天下當與天  
下同心徐野民晉紀云劉弘字季和為荊州刺史上表  
以弘婿夏侯涉為之弘曰夫綱天下者當與天下同心允  
乎一國與一國推實吾總荊州安得十女婿然後為治允  
眾無冤平役均賦抑強扶弱賊則民皆來蘇抑強扶弱均  
訟矣直繩者枉木所憎清公者姦慝所讐抱朴子  
云劉毅自表戒齋疾其妻出省劉毅自表戒齋

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鏡至明而醜者亡怒習鑿齒曰夫  
者取法鏡至明而醜者亡怒習鑿齒曰夫  
者以其無私也水鏡無私猶以水鏡之所以窮物而無怨樂  
生之罪爵之流於私怨之德法行於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樂  
剛正直繩校尉隱固晉書傳咸傳乃力張華建議起咸為司理  
師嚴雅然正色朝咸中郎將曹府君碑云伊直繩則  
正身率下書正身率下職不輕撓尚  
陶丹子操任在武昌私遷視丹病遣人責之曰朝廷  
以我為邊將取汝為任而敢越法移行速還前任重茂曾不  
也見任公平而塞私謁遷尚書吏部郎重傳云重字茂曾  
畢舉又特留心隱逸海內莫不歸心殺卿者刺史哭爭  
弟者道將事從母向啼涕叩頭中外皆乞終不得生

死後哭之甚悲曰殺卿者究  
州刺史哭為給事中荀道將也  
杜正倫多言正倫進曰君舉必書言存左史陛下每若一坐  
朝不取道則千載累  
於聖德願陛下慎之  
并州都督僚吏皆望風伏  
義琰獨持事直勸其禮之  
天朝舉朝謹事張易之兄弟驛往迎在塗竟不交一言續問奇類則  
留守西京使內臣楊思勗弟驛往迎在塗竟不交一言續問奇類則  
思勗歸訴上拒武三思勗弟驛往迎在塗竟不交一言續問奇類則  
饑饉梁王武三思恃寵專權有私  
封在貝州徵其賦環而不與私  
林云李昭德反周為唐之功不在狄仁傑下武承嗣為  
太子一日使洛陽王慶之率眾數百上表請立武承嗣為  
臣曰此賊欲廢我皇嗣立武承嗣即撲殺之示朝爭之  
彌切周興來俊臣丘神勳王弘等構陷無辜皆抵極法

公卿莫敢正言有功不獨論奏曲直武后  
厲色詰之有韓休為號州刺史地  
甘心也及東都常為支稅豪以  
能救百姓之疾何以為政免  
賜賜所甘也竟執奏獲免  
安撫移麟游縣令所隱大資  
西論為負怒曰馬有縣令敢拒大夫財以充觀用場拒而  
人之術及云抑不計位高卑真  
諷制書非及韋氏敗有司舉徵租調場以年二  
又云孟簡為倉部負外郎遂依順宗登極免之  
戶部侍郎簡為其屬獨中云正色  
之而侍郎簡為其屬獨中云正色  
所畏避中選  
考功郎中  
妻老且醜  
宗幸奉天陳少遊  
公正

史送妻子揚州以為質萬福獨不肯送謂使者唯  
曰為某白相公萬福妻老且醜不足煩相公寄  
不往其賢願識之而進於上或喜以告曰我同里  
實明不往賀者至矣純居中無違附衡為門下侍  
唯唯不往官亦不遷章事宰相李吉甫李絳互以事  
元龜于孔使監軍高書左丞信州刺史李翰於禁  
曰刺史得罪合歸軍法司按問不合勅禁賣人口  
於內仗乃出付御史臺鞠得其狀要人口孔又曰  
為廣州刺史先御史臺鞠得其狀要人口孔又曰  
賣南人為奴婢是師南海者京師權要人口孔又曰  
有賢佐韓愈為銘云昭義節度盧從史有賢佐曰  
羞而頭發赤抑首伏將加害者數四直言生河朔  
始以逆順之理規正之師道將加害者數四直言  
頗以逆順之理規正之師道將加害者數四直言

回又云崔祐甫為永平軍行不附李實又云楊於陵  
時李實為京兆尹時承恩寵於陵與少卿於陵改秘書少  
不附叶遂為實媒孽孟容收太常少卿於陵改秘書少  
監風采動一時正帖云崔咸為御史處謝絕楊國  
忠又云薛平父順為奉天尉與楊國清正見知御覽  
術在官每以清正見知抑均一貧富  
強為已任故所至輒理抑杜悰語塞和中唐特為渭  
以南親戚託京兆府進士時京兆尹杜悰欲至輔相而四  
方無田園謹有古人之風遠此淪沒深可悼惜王旦等  
對曰士安官至輔相而四方無田正色待太后內侍  
又云帝感歎賜其家白金五十兩莊獻太后每遣內侍至學  
士院得象必正色待之不交一言仁宗聞而器之至是  
政術部  
謝絕頂函卷一百二十七  
公正

謂曰向者太后垂簾惟卿清忠無所阿附今日用卿職由此也默識范理續問奇類林云楊文定公溥執政時其子自鄉來省至京邸公問曰一路守令孰賢其子曰兒道出江陵令殊不賢曰云何曰即待兒苟簡其矣乃天台范理也公默識之即薦陞德安郡守

公正四

**曾**詩唐王炎行不由徑詩曰邪徑趨時捷端心惡此名長衢貴高步天路自規行且避縈紆僻將求坦蕩情豈同流俗好方保立身貞遠跡如違險修仁在履平始知夫子道從此得堅誠

**增**墓誌唐杜牧宣州觀察使韋公墓誌銘曰公諱溫字弘育遷給事中皇太子侍讀公辭自宰相下皆曰帝以

一子請教於先生是宜避耶公不聽凡拜送三章帝終不能奪靈武節度使王晏平罷貶康州司戶不旬日改撫州司馬僊韶院樂官尉遲璋授光祿長史晏平以財膠貴倖璋大有寵於上公皆封詔書上還竟以康州還晏平璋免長史莊恪太子得罪上召東西省御史中丞郎官於內殿悉疏莊恪過惡欲立廢之曰是宜為天子乎羣公低首惟公獨進曰陛下唯一子不教陷之至是太子豈獨過乎上意稍平



